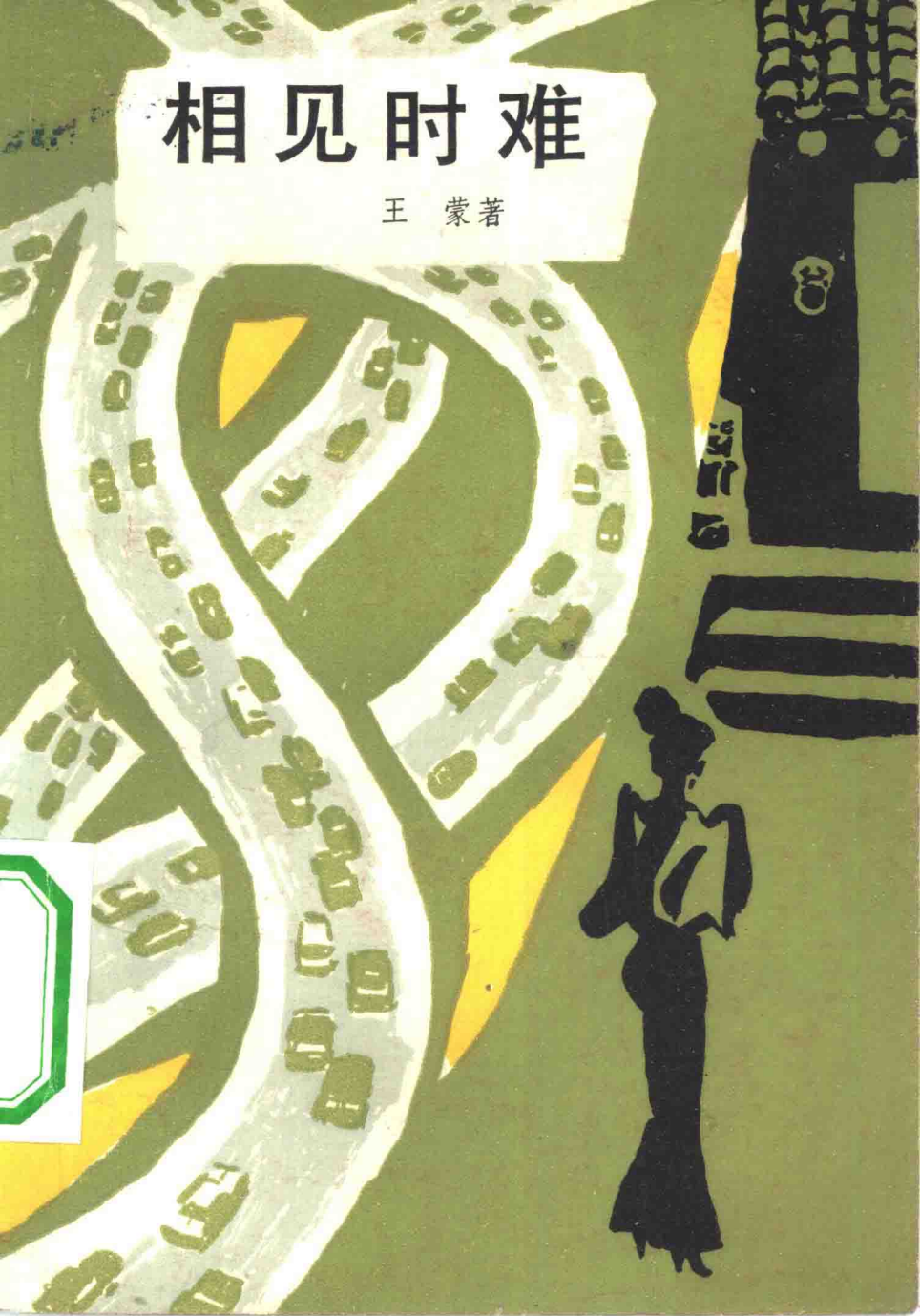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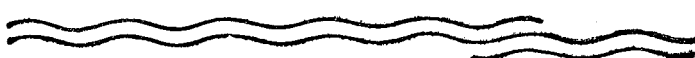


相见时难

王 蒙 著



相见时难



王 蒙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海外游子眷恋祖国、热爱祖国的小说。

三十二年前的北京，那是个热火狂飙的年月。十九岁的中学生蓝佩玉，倾心革命，追求进步，在一次与党的外围组织接头时偶然失约，她寻觅、奔走、被捕、失望……后又被父亲送往美国留学。三十二年后，她又回到了北京，游子之心，弱者的眼泪，多年的隔膜与痛苦，爱与怨，惭愧与责难，她多么想向当年支持过她的地下党员、大学生翁式含倾吐。相见时难，他（她）们终未能如愿。作品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敏锐的思想，泼辣的笔触，或赞美，或针砭，或褒奖，或讥讽，都基于一种深沉的爱和对光明前途的追求。

小说在艺术手法上，溶意识结构与情节结构于一炉，浮想联翩，挥洒自如，美国与中国，农村与城市，社会与家庭，过去与现在，跳跃、往返、交叉，交织在一起，摇曳多姿，迭宕有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封面、插图：沈尧伊

相 见 时 难

王 蒙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5印张 4插图 97千字

1982年9月北京第1版 198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4,000册 定价0.41元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李商隐

需要一个提纲。

世界最大的航空港之一——芝加哥机场。名目繁多的航空公司，各霸一方而又联营。荧光屏幕上密密麻麻的飞机起飞时刻表和飞机抵达时刻表，绿光闪烁。候机室里的茶，咖啡，可口可乐，橙子汁，蕃茄汁，三明治，热狗，汉堡包，意大利煎饼，生菜沙拉，熏鱼，金发的白人与银发的黑人，巴黎香水与南非豆蔻，登机前的长吻。女士们，先生们，飞行号数633……

还有一张半裸的女人像，背景是阳光灿烂的海水浴场，画在半透明的塑料板上，灯光从后面照射过来，显得就象是真正的太阳在照耀。下面是几个大字：你去过佛罗里达吗？

北京——北平。从太平仓绕一个小胡同，黑漆门上的对联：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就在平则门里，就在沟沿，就在南砖塔胡同的拐弯处。两块大石头墩子，一棵老槐树，夏天的吊死鬼——槐蚕。雨后，蜗牛爬过以后，从墙根上向上延伸着白沫似的轨迹。孩子们唱着：

水牛儿，水牛儿，
先出犄角(啊)后出头儿(唉)
你爹，你妈，
给你买烧羊骨头(啊)烧羊肉(唉)

一串干枯了的眼泪，已经蒸发了的悲哀。

追悼会和欢迎会。宴会和联欢会。鸡尾酒会和夜总会。
默哀，握手，致词，举杯，奏乐，唱歌：Home, Sweet Home
(甜蜜的家庭)。夏天最后一株玫瑰。玫瑰玫瑰我爱你，你
不要走。快乐的寡妇。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怒吼吧，黄河。
团结就是力量。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来开？一条大河波浪
宽……阿里卢亚！阿里卢亚！

有点象电影——有点不妙。云淡风清近午天。人之出
(初)，狗咬猪。369画报。“你有外币吗？你还认得我吗？
你还认得我吗？

—

又迷了路了，又误了点了。当她全神贯注的时候，似乎比
精神恍惚的时候还辨别不出东、南、西、北。从一个月以前她
就每天找出来看这一张飞机票。早一点订票，来回票，票价要
便宜为百分之十五。她本来以为自己会把这张票丢失的，结

果，票倒没有丢，只是为了一时的冲动，突发的灵感，出发前三个小时她突然驾车到了唐人街。她要买一个香袋，就象三十二年前她丢失的那一个。她说不清她为什么要这样作。这里，人们都相信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相信本能、潜意识——带一点神秘又带一点粗鲁，相信偶然、自发过程、那不可理解的也完全没有必要去加以探求解释的荒谬性。只有荒谬的一切才是正常的，自由的与美好的。正象相信鬼就有鬼一样，当她信服了这样的理论以后，她的生活里果然全然是荒谬了。

所以她忽然驾车到唐人街去买那明知既不需要买又买不到的东西。所以她失望地——或者全然不是失望地，而是意料之中地在回转途中走岔了路，她找不到能通到高速公路上去的路口了。等上了高速公路，她又找不到出口。然后她得到了一张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而缴纳罚金的通知单，这儿叫作“票子”的。然后她到家的时候离飞机起飞时间只剩下了四十分钟。然后她叫了一辆计程车(就是出租汽车)，恰好汽车司机是一个走路都不灵便的、不知已经退休了几十年的老头子，如果由她自己开车，甚至走错了路也比坐他的车好一些。而且老头子正热心地听一场州际的美国式足球——橄榄球比赛实况。汽车里也是那种铺天盖地的尖叫、鼓掌和口哨。所以老头对于交通的阻塞，对于佩玉可能赶不上去香港的班机毫不在乎。也许他毋宁多停一停，即使开行也是蜗牛速度。这样，他将更能听清楚是哪一位全身披挂的、八十年代的骑士把另一位好汉撞得骨折，至少是脱臼。

当然她早已习惯了这些，华美的汽车流和要命的交通阻

塞，足球赛和脱臼，以至于迷路和误点。但是这一次的误点却是她无法忍受的，就象无法忍受在脸上长出一个瘤子。由于误机她又在芝加哥多住了一天，这一天是多余的，计划之外的，无用的和败坏情绪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瘤子。该叫作时间瘤还是生命瘤？

她一分钟又一分钟地等待着这个瘤子的消除，百无聊赖。她甚至怀疑自己此行到底有多少意义？唯一拴着她的心的，她的亲爱的老父亲已经死去。或者按照国内那个治丧委员会的说法，叫作“含冤去世”。离别了三十二年，中断通信联系已有三十年（自从朝鲜战争以后，她就不再与父亲通信了）。她可以想象她这个女儿的存在并没有给父亲带来任何安慰和快乐，而是相反，那一定是苦恼、麻烦、也许是灾难。也许这“含冤去世”里的“冤”，正包括着她的干系呢？

人死如灯灭，如烟消，如云散。即使亲自去请教让·保罗·萨特或者罗马教皇，也理解不了死，这只是因为人人都对死理解得十分清楚——包括一只猫或者一个幼儿，它和他或她也知道死是什么。死是虚空，是另一个我们永远无法交流任何信息的并不存在的世界。又都不甘心、不情愿它是虚空，又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事，许多的书信，许多的真的和假的悲哀，真的和假的怀念。于是她突然收到了来自北京——北平的信。她不习惯于说北京，不是由于台北的政治影响。她早在少女时代就已经对国民党绝望了。如果没有那荒谬的迷失和误点……还提这些干什么呢？她之所以总喜欢说北平，是因为她只有北平，她没有北京。

她离开那个有着古老的前门楼子的、灰蒙蒙的城市的时候，她离开那些人们一说话就是“您哪，您哪”的、多礼的文化故都的时候，那只是北平。而北京，一九四九年的十月及其以后是不属于她的。她没有北京。她又失去了北平。

然而北京在找她，北京找到了她，北京邀请她，召唤她去，去参加她含冤去世的父亲的葬礼。这葬礼也误点了，误了十三年。

那封信封的左上角上打印着 P.R.C.^① 的信是这样写的：

蓝佩玉女士：

正如您已经知道的，令尊蓝立文教授已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含冤去世。现在，对于他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已经推倒，他已经完全、彻底地恢复了名誉。我们怀着沉痛怀念的心情，正在筹备蓝立文教授的治丧事宜。作为蓝教授的直系亲属，我们恳切地邀请您前来出席令尊的追悼会。往返旅费及在华住宿费用，将由我们支付。我们还将提供您大约一个月时间的方便，您可以在中国旅行、参观和探亲访友。

请尽早赐复，并将您的愿望、要求、建议告知我们，以便及早安排。

顺致

① P.R.C.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语缩写。又，西俗，寄给人的地址、姓名写在左上角，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写在中间偏下一点。

最良好的祝愿！

蓝立文教授治丧委员会

筹备组1979.3.12.北京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她收到的第一封来自故国故乡的官方的信。她毫不怀疑这是官方，因为既是委员会，又是筹备组，具有相当的结构。语气是恳切的，感人的。条件是优厚的。然而“在华”这两个字和最后祝愿的外交辞令仍然刺痛了她。在华，在华，什么叫在华呢？甚至在合众国移民局办理入籍手续，回答那些礼貌的却又是完全讨厌的、使她内心里暗暗流泪的询问，然后作出“归化”的保证的时候，她也没有想到过自己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幼年时候，她已经懂得用“中国人”来自勉和勉励别人，用“不是中国人”来谴责乃至辱骂别人了。她听见过在劝架的时候，麒麟阁的老板说：“都是中国人嘛，不要伤了和气。”她也听说过油盐店的小伙计低声骂一个已经走远了的市井无赖：“不是中国人！”现在……她不愿想下去了。

但是她没有犹豫。素日，为每一顿饭吃煎鸡蛋还是吃火腿，喝茶还是喝咖啡，以及喝咖啡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加糖和奶粉都要犹豫不决、考虑再三的蓝佩玉，当天晚上就给这个委员会的筹备组写了回信。她当然要去参加追悼会。她当然要在“在华”逗留一个月——但她并无亲友一定要访问。她希望尽可能地看一看中国。她考虑了一会儿，又在“中国”前面加上“我的”两字。

她必需回去追悼她的慈爱的父亲，不幸的父亲，在她满十

周岁的时候给过她一个香袋的父亲。

而且她还要追悼——她自己，她自己的昨天，昨天的蓝佩玉。那唯一分明地活着的，实实在在的丽贞女中高中女生蓝佩玉。

二

一九四八年的北平。

报纸上登载着“平汉路沿线战况吃紧”、“冀东战况吃紧”、“银根奇紧”的消息和“征美貌女友”、“征夫”以及“专治肾虚肾寒”的春药广告。大街上人人惊恐不安，每一个还没有买到窝头和大饼的人都在担心五分钟后食品价格将重新飞涨，每一个手里捏着油条和烤白薯的人都必须警惕对面来的抢匪会从你的手中把到了口边的食物抢去。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四周都“挂”着人。而这些人当中，包含着那么多土匪、扒手、特务、人贩子。每个稍作打扮的女人都可能是娼妓。每个扶竿而行的盲人都可能兼营倒卖海洛因和吗啡……

人人都觉得活不下去了，人人都在等待着地覆天翻的变化，怀着希望、焦虑、兴奋或者恐惧……

混乱的岁月，颓败的生活，黄金的年华，火红的青春……十九岁的佩玉啊，谁知道你这个经常穿着竹布褂和黑裙子、短头发、大眼睛、大脑门儿的姑娘的胸膛里，孕藏着多少热情和幻想呢？从被欺凌的山羊，机敏的小白兔，愁苦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终于得到了幸福的灰姑娘和白雪公主，到花木兰、圣女

贞德和女侠秋瑾；从《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到《叫我如何不想他》和《天伦歌》，再到《跌倒算什么》和《团结就是力量》，从《爱的教育》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基督教徒到差不多是民主青年联盟的盟员，她还清清楚楚地记住自己的心路历程呢。

那时的北平是地狱，但是她的心里有一个天堂。她和她的思想左倾的女同学们喜欢唱：

山那边呀好地方，
一片稻田黄又黄，
大家唱歌来耕地呀，
再也没人做牛羊。

天堂暗淡了，火一样的姑娘迷失了，而最后，不，还不是最后呢，后来，她死在青天白日旗下的第一模范监狱。

难道这一切只是因为北平有个罗圈胡同吗？

三

在那个象瘤子一样多余出来的等待飞机的白天里，她有点心灰意懒。她一刹那间想去退票，不管承受什么样的经济的和信用的损失。无论如何，在这个自由得可怕的国家里她还拥有任性的自由，折磨自己、与自己做对的自由和时时刻刻感到自己是不知道在做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做、并为此发出叹息和诅咒，为此做出一些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事情的自由。如

果航空公司的营业部就住她住所隔壁，她肯定是已经这样做了。她之终于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因为懒得再去精神恍惚地驾驶汽车，不愿意把自己的躯壳和运动交给一个愚蠢而又煞有介事的汽车流。这里人人都在疲于奔命。这种庄严而又无聊的匆忙的天性其实在蚂蚁身上已经充分地表露了。

而且由于一种惰性。她已经买了票了，通知那个遥远而又陌生的“筹备组”了。已经做过的事情会继续规定你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昨天往往成为今天的主宰，今天往往难于摆脱昨天的行为、趋势、债务的约束。

她没有吃晚饭，只是打开了一包炸玉米粉片，并且给自己调了一杯吉姆莱特酒。放了杜松子酒和苏打水以后，她捏起一片柠檬往里挤进去几滴汁液。本来在吃完炸玉米粉片和喝完吉姆莱特酒以后，她还想给自己削一个苹果，但是她想起妇女杂志上的警告，水果含糖量是相当高的，吃了同样能使人发胖，她觉得一阵轻微的反胃，就不再吃什么了。

她破例打开了电视机。她一向是把这里的电视节目抨击得一文不值的，象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而且她想，她大概已经有差不多一年没有看过任何电视节目了，因为，正象她的朋友们所说的，看那种节目是对于一个成人的智力的污辱。

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电影《大下巴的鲨鱼》，鲨鱼把人、把船、把码头建筑、把什么什么都吞掉了。上好的色彩，上好的摄影和特技，上好的演员，上好的大众传播技术和只有不折不扣的白痴才会感兴趣的内容。

每十几分钟一次广告，化妆品和化妆品，食物和食物。一

个大的饼干盒，呯地一声爆炸了，从里面走出来一列手挽着手的青年男女。他们健康、美貌、奔放，无忧无虑。他们用甜美和谐的嗓音唱道：“饼干，饼干，真香，真甜！饼干，饼干，真甜，真香！”小乐队伴奏，第一流的提琴。然后是热奶油浇在意大利式煎饼上。田野上，大厅里，森林里，饭桌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每个人都在大啖大嚼意大利式煎饼，然后每个人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做一个O的形状，以示OK——顶好。每人都冒出一股吃饱喝足了的傻气，并配以无伴奏合唱——当然是歌唱意大利饼。

人吃完了鲨鱼吃。鲨鱼吃完了人吃。不仅鲨鱼的下巴是大的，人的下巴也不小。

然后是一种牌号的牛仔裤。白色、黑色、黄色和棕色皮肤的女人都穿起了这种善于突出臀部的裤子，每个女人都用臀部对着你笑，走起来了，扭起来了，扭得不能自己了，象是上了弦。北平土话管这个叫什么来着？对，叫做“犯了机器”。真是一句精辟的语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余味无穷。

人扭完了鲨鱼扭。鲨鱼扭完了人扭。不仅人和臀犯了机器，一切的一切都在犯机器……

不过这一回她没有生气，没有牢骚。不论是被鲨鱼吃掉的人，藏在饼干盒里的人，打手语OK的人还是扭得你头晕的人，都是一些多么单纯可爱的大孩子！他们看来都生长发育得很好，满心快活地扮演着影片——广告需要他们扮演的角色，而且，他们会为这种扮演而得到美元，会感到自己是在出风头。她始终觉得金钱这个词——英文读作蒙列的——的读

法特别有趣。“蒙”的音总是既有力而又短促，坚决，干脆，响亮，但是，不论是从英文字母的拼缀当中还是从国际音标的注音当中，她找不出相应的标志。

她有点羡慕起这些讨人喜欢的美国大孩子来了！如果她年轻一点，她不是也应该去试一试运气，去屏幕上吃一吃或者扭一扭吗？这不就是生活，就是幸福吗？生活只不过是生活，幸福只不过是幸福罢了。这里的朋友们告诉她，不能到生活之外去找生活，不能到幸福之外找幸福。他们可真实惠！

然而她不能。

……她睡得还不错，梦是甜的。她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她常去买文具的麒麟阁。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麒麟阁高高的石台阶，那台阶是那样之高，她小时候总觉得麒麟阁是开设在半山坡上。而房子又是那么狭长，堆积的白报纸、橡皮纸、牛皮纸、马粪纸、电光纸和糊墙纸，糊顶棚纸似乎就顶在她的头上，而且随时会崩塌下来，压在她这位常常光顾的小顾客身上。

“掌柜的您……”

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七岁的、八岁的和八岁半的，那声音使她喜悦、感动，温柔地睁开了眼睛。甜甜的梦流下了一丝苦味儿。

她拉开窗帘，阳光明亮。她走出门，没有一丝风。在初冬的芝加哥难得有这样的天气，这是一个好兆头。她想，也许不让她昨天起飞，正是对她有利的天意。命该如此，一切的一切不都是这样吗？谁知道什么是好？坏？利？害？

诸事顺遂。西尔斯摩天大楼在晴空中辉耀。老远就可以

看见飞机一架又一架地起飞，一架又一架地降落，平稳，准确，谨严。时间富富有余，她中途停车用一美元买了十二枚又大（比北平的大得多）又热的糖炒栗子。她想起了在她儿时流传甚广却查无实据的关于把糖炒栗子读成糖炒票子的故事。老师、亲友和同学都说有一个傻孩子以为钞票炒一炒会更好花，但她对于到底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个傻子颇感疑惑。卖栗子的老头儿是个戴着可笑的灰软帽的犹太人。连同他身后的一家鲜花店和一家鞋店的橱窗和门面都给人一种活生生的感觉。

通过机场安全检查的时候，警报器响了起来。她大衣里掏出了钥匙、指甲刀和所有的硬币，她被认为消除了危险性了。然后她还要当着检查人员的面按一下她的提包里放着的照相机的快门，以证明那不是一枚炸弹。她笑了一下，检查人员也笑了一下。这些公众场合的工作人员都笑得很有分寸，而且美。

飞机上坐着各种肤色、各种服饰的乘客，说着各种语言和各種腔调的英语。为她们这边厢乘客送饮料的空中小姐是一位黑白混血儿。她有一种特殊的热烘烘的标致，尤其是那厚嘴唇和洁白的牙齿非常迷人。蓝佩玉在洗手间里照了照镜子，梳了梳头，轻扑了几下粉，又描了描眉毛，涂了涂口红。有点憔悴，但是仍然比同龄的欧洲血统女人显得年轻。又能年轻到哪里去呢？五十岁毕竟是五十岁，如果有孩子的话她早该作祖母了。她没有甘心，她安慰自己，高级化妆品和衣饰，保健与美容按摩及旋水浴，染发剂，还有近乎残酷的、终于已经被她习惯了的种种减肥措施，不可能完全没有效果。她依

稀看见了佩玉·蓝，那个在少女的蓝佩玉夭折以后渐渐成熟的，忧郁而又不乏美国式的灵活，玩世不恭而又不乏野性的女人。随着光阴的流逝，随着先是与她的丈夫泰勒感情不和，接着又是泰勒死于车祸，这个女人的一切女性的魅力渐渐变成了遗迹，变成了往日的一段回忆。而且她觉察到，一旦佩玉·蓝变成记忆以后，也许会沉到比蓝佩玉更远更黑的海水里。

但她还是打起了精神，五十岁的女人固然不如四十岁的女人，但总还比六十岁的女人强。她回到座位，各个舷窗已经拉上了塑料遮光板。机舱内正放映电影，影片描写的是歌星洛兹的一生。卑微的出身，艰难的历程，红极一时的成功与悲惨的结局。既是生活，又是公式。中国现在正在做什么呢？她的表仍然指示着美国中西部时间，应该怎么换算来着？平常她倒清清楚楚，在寓所里失眠的时候她能清清楚楚地想象出故乡的同胞正在吃午饭。炸酱面还是锅贴？现在当真用得着换算时间了，她却胡涂了。

天黑了，开始了短促的夜。波音 747 正在向日出的方向疾飞。她假寐了一会儿，希望能够再登上一次小小的麒麟阁文具店，沟沿路西。她想买一本红模子，上面印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轰轰轰轰，喷气发动机不时闪着光，照耀着神秘和巨大的机翼。大概有九千米的高度吧？好象已经离开了地球，离开了美国或者中国，太平洋或者大陆。这架飞机不会从此遁入太空、失去自己的踪影吗？上、下、左、右是绝对的黑暗与虚空。中间是一架亮闪闪的、有人、有吃的、有橙红色的地毯、有座位也有音乐的飞机。

机翼猛然剧烈地颤抖起来了。蓝佩玉听到了舷窗的有机玻璃的琮琮声，而后她也打起颤来了，因为整个机舱的座位都在颤栗。她当然没有惊恐，这对于惯于旅行的她当然也不是新的经验，但她仍然有一点不安，她默祷祝愿这气流的冲击赶快过去，而且，她越发意识到自己是空中疾行的一粒毫无作为的微尘。她只能听凭她以外的力量和时运的支配，她有点沮丧，有点想笑却笑不出来。

四

这是一个非常偏僻的火车小站，不仅地图上，而且连那些相当详尽完备的火车时刻表上，你也找不到它的名字。每天上、下行各有一次慢车在这里停两分钟，其他的东来西往的客车，在接到信号以后气也不喘地从这里风驰电掣而过。旅客们看不清这个倏地一闪就不见了的火车站，火车站上的人也看不清那些高速运行的旅客。夜间，快车和特快列车经过的时候，只象是一道光龙呼啸而来，等你听到了声音，发光的龙已经走远了，倒是那呼啸的声音还停留在耳际。

所以这一天，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这个小站的站台上聚集了那么多人，使小站的职工大为惊奇兴奋。他们纷纷伸头探脑，打问：“你们是送谁？今天有谁要在这里上车？”

翁式含也感到完全意外，他甚至有点惶恐，这算是干什么？兴师动众，还来了一辆卡车，他们哪儿找来的卡车？再加上拉他、他的妻子、一个小儿子和一些行李物品的胶皮轱辘